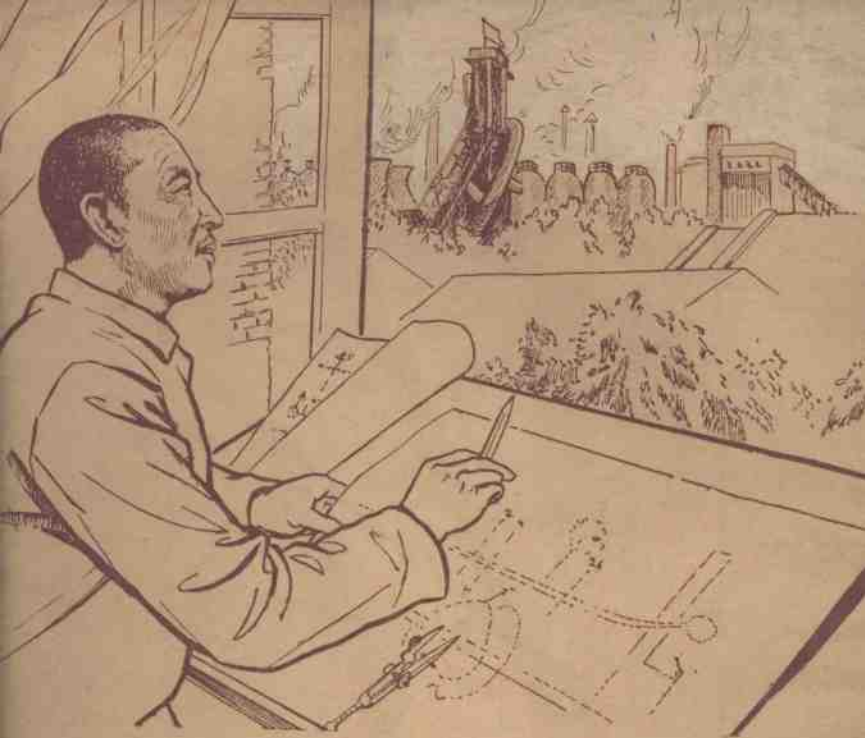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怎樣叫機器自動化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我怎樣叫機器自動化

瀋陽市美術工作室 揮圖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瀋陽

編號：3956

我怎樣叫機器自動化

編譯者：東北人民出版社
出版者：（瀋陽市馬路街）

插圖者：瀋陽市美術工作室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
（瀋陽市馬路街）

印刷者：東北新華印刷廠
（鐵陽市鐵西區松山街）

字數：13,000
印數：1—8,091
定價：1,000元

一九五四年二月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從來沒有的事還讓我趕上了

我是一個幹了二十多年的鉗工。只說從一九五二年二月進鞍山鋼鐵公司鋼繩廠修理工段做活以來，連續的創造了八件機械化、自動化設備的事兒。八件設備都是什麼呢？有自動捲綫機、自動米數切斷機、高熱停止器、自動打模機、鑽木輪眼床子、自動吊車和防空帘自動設備，以及今年（一九五三年）增產節約運動開展後創造的自動站台起重機等。

我為啥到一九五二年才進鋼繩廠呢？又為啥在這一年多裏接二連三的創造了八件機械化、自動化設備呢？說起來話兒可長了。

老工友都知道，在偽滿那噲，咱們工人那個苦，真是說不完、道不盡。我當工人，在舊社會這二十多年，叫小鬼子開除過，拖家帶口、挨餓受凍，這還不算數。單說，有一年，因為工友們向廠子要求漲錢，哪知，小鬼子後來知道是我鼓動的，就三番五次的把我抓到警察署拷問。臨光復前，還把我抓進憲兵隊，扣了個「思想犯」的帽子，蹲了一年多監獄。

光復了，可把我給樂壞了！我想：這回，這份亡國奴可當到頭了。那想到國民黨來了，比小鬼子還蠟虎，那股無法無天的勁兒，真像土匪一樣，東搶西奪，連我那點破家底，他們也不嫌惡，一宿的工夫都給搶光了。我尋思這輩子算完了。那曾想光復了，還照樣受窩囊氣，咱們當工人的算沒個好了，就混吃等死吧！

東北解放以後，工廠都開工了，工人也都回廠子去了。我沒有動窩，心裏尋思着：「啥光復、解放的，還不都是一樣，反正落在誰手裏也還不是那個味！」天下老鴉一般黑，哪有對工人好的，算了吧，就蹲在家種點地得了。

在廠子幹了二十多年了，拿慣了鉗把子的手，要拿鋤頭下地幹活，真是「拿鴨子上架」，彆扭透了。咋整呢？不種地吃啥？我琢磨了一下，打了個主意：眼前手藝人都進工廠了，趁這機會整點農具，不也能換碗飯吃嗎？想造兩件輕便剮耩機和雙龍播種機。幹了半拉架，沒有錢了，這咋，我真像「熱鍋上的螞蟻」，急壞了。好容易借來點錢，到底弄不弄下去呢？心裏又拿不定主意。正在兩眼瞋房巴，可巧區政府知道了，區長親自到我家看我來了。他很熱誠的鼓勵我，還幫助我解決了困難。後來，輕便剮耩機和雙龍播種機做好

了，還得到了縣長的表揚，這下子可真把我弄糊塗了。這是咋回事呢？在過去一個工人想見見區長都很難，這當區長親自跑來看我還不說，縣長還表揚我，這真是從來沒有的新奇事兒！從前，偽滿要幹點啥，小鬼子得好好地難為難為，完了給你扣個什麼「犯」的名；國民黨找岔子還找不到呢，要碰上這碼子事，說啥也要想法子擠你點油。可是今天的事，咋就變了樣呢？不但刁難人，還熱心熱腸，出錢來幫助我。越想越糊塗，心裏就像「十五個吊桶打水」，上來下去。難道我那許多工友所說的話，「上工廠吧！今天的工廠是咱們自己的了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都是給咱們工人辦事的。」都是真事？

正在這個節骨眼，我兄弟領着表弟馬寶讓來串門。說說扯扯，就跟我嘮扯起工廠裏的事。他們告訴我說：今天的工廠可跟過去大不相同，工廠裏都實行民主管理，對領導有意見可以大膽的提！他倆是一個勁勸我回廠子。你说不信吧，一個是自己的兄弟，一個又是表弟，別人就是「挑禍」我，他們還能胳膊拐朝外來「挑禍」我嗎？最後，我想：去就去，看到底是咋回事，反正兩條腿的人是活的，不再再回來。

就這樣，一九五二年二月我進了鋼繩廠。進廠子後，留心一看哪，心裏可

真亮堂透了！啥也不一樣了，連廠長那麼大的身分，有點啥事也都跟大夥核計，過去哪行呢！再說早先，工友們穿的破破爛爛，埋里埋汰，整天咳聲嘆氣，現在一個個都整整齊齊、乾乾淨淨，還不算，特別是那些年輕小伙子，幹起活來賽過小老虎，「磨洋工」的人再也找不到了。等我跟他們一勞拉，心裏徹底的解開了疙瘩，幹啥他們能不高興呢！現今當師傅的都實心實意的教他們手藝，不到五、六個月就能出手幹活，事



進廠子後，留心一看哪，心裏可真亮堂透了，啥也不一樣了。

事大夥商量着幹，不是從前那嚮，一個不好，鐵尺上頭。想想過去，看看現在，一陣子好心酸！我這從來不哭的人，說不上咋回事兒，淌出眼淚來了。我想：從打開天闢地，就沒有過的事，讓我趕上了，多好啊！這回就是用棒子攆我走，我也不走了，算是死心塌地幹下去了。

下決心研究，創造成功了

有一天，我跟老工友陳玉堂閒嘮嗒，老陳拉起一棒子事，他說：「票師傅，你看咱製繩車間的捲綫機可太不是玩藝了，人拽着鋼綫往軸上纏，機器一轉，把工友的胳膊蹬啞的生疼，你能不能把它改改？」我一聽，這可是個機會，我要好好琢磨這個機器，把它改造一下，讓大夥照照我老票的手藝。當天傍晚，就和老陳到製繩車間，打算瞧瞧機器，再來決定改造辦法。哪知，我一看見工友們那個勞累法，我原先那個想法就沒有了，這還不算，心裏還上來了一陣難過。咱一般做活，是手幹腳不幹，腳動手不動，要想使這個捲綫機來幹活啊，可得手脚一齊忙。纏綫的時候，工友兩隻手摟着綫，一條腿靠着開，

另一隻腳還得踩綫架開，機器一轉，來回亂攪，人也跟着蹦蹦，一顆多高。看到這些，我難過的心裏想：工廠是咱工人自己的，工人當家作主了，那就得叫機器也聽人使喚，要不，這個主人當的可窩囊！打這，我就下決心來研究它、改造它。

開頭我就專門想：咋樣做才能不叫工友蹬腿胳膊呢？琢磨了好幾天，也沒琢磨出個道眼來。偏趕上有一天，我在家疊衣裳，一眼睜見衣裳縫，冷丁我就找出個道眼來：裁縫鋪的縫紉機上有個桃形輪，帶着針，針眼穿上綫，就能來回左右的扎衣裳，扎的綫腳還一般勻。要是在捲綫機上安上這麼樣個玩藝兒，不也行嗎？越想越對路，我高興得連晚飯也不顧吃了，就趕緊畫圖。我畫來畫去，打算在捲綫機的軸槓下安個螺絲輪，用它帶着桃形輪轉；再安個帶眼的長鐵板，把鋼綫引在鐵板眼裏，桃形輪一轉，鋼綫就來回纏了。連畫帶改，整整忙了五、六個下晚，好不容易才把圖畫好。上工把圖帶到班上，頭一個我就給工會小組長陳玉純看了。老陳看完了，沒說二話，只說：「你有啥困難只管提出來，我找大夥來幫助你。」還沒等我說話，老陳樂的拿着圖就走，說是找領導商量去。我在後面緊叨喚他，他緊走，我心裏着急想要吵吵，

又怕誰都知道了，將來做不成不好辦。誰知道老陳一哄，大家真都知道信兒了，特別是領導上也知道了，還批准我用啥材料上倉庫領去。車工老錢和老崔也來跟我說，車床子平時忙不過來，星期天閒些，大家幫我做。叫大夥這股熱勁一鬧哄，我一下就想到：這回事可弄大發了，要做不好，就要栽個大跟頭啊！這使我心裏就暗暗的加了把勁。

對這件事，我越尋思心裏越犯嘀咕，總不知咋辦才好！真的，「世上無難事，就怕有心人」，琢磨來琢磨去，可下子叫我琢磨出來了個拙道道——瀋陽不是有很多軸綫工廠嗎？纏轆轤綫的機器和鋼綫捲綫的道理不是差不多？假如從那上萬一再找出點辦法來，不更好嗎？有咧！想好，我就決心跑一趟瀋陽。那天是星期五，我就跟工會小組長撒個謊，說上瀋陽看親戚去，請了一天假。自己還想，如果找出點竅門，星期六回來，把圖紙改好，星期天好求車工們給我做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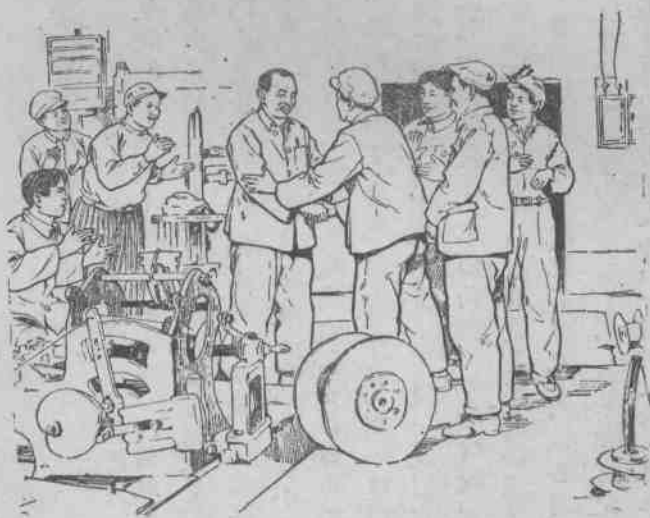
到瀋陽了，我就馬不停蹄的急忙往軸綫工廠跑，起頭看了三、四家私人軸綫小作坊，那裏都是捲斜紋綫的，用不上。看完就有點灰心了，心想，這要是白來一趟才冤呢。又仔細一打聽，說北門裏有一家生源工廠是纏平紋綫

的，接着就又往那跑。拐了多少個胡同，跑了一身汗，才找到。一到那裏，掌櫃的聽我是國營工廠的，一邊領着我去看機器，一邊自賣自誇的白話上了：「上海、天津、青島都算上，就沒有我這樣的機器，咱這真是頭一份，你好好看，這綫纏得多好啊！」可是一看機器，我這個火也就窩大了，原來這台機器沒啥出奇，只是用個電滾帶個折綫軸，底下的軸是反正扣的，綫過去，還得人再用手送回來，離了人還是玩不轉。那個掌櫃的還趕着說：「你仔細看看，這機器多好……」我只瞪了瞪他，一句話沒說就走出來了。就這樣跑了一趟瀋陽城，鬧一個兩手攢空拳，就回來了。沒法子，只好按圖紙先做吧。

工友們可不是別人，說做就做，緊一緊手就把零件都做全了。我記得這個星期天是四月二十九號，我帶着兩個徒弟一口氣就把它安上了。安好後，用手撥拉了兩圈，轉的還挺好。我尋思：這下子要試驗好了，好給「五一」獻禮。

第二天就是試驗的日子。趕到試驗那噲，廠長、黨總支書記、工會主席和車間幹部都來了。我一看這事可真隆重，心裏是說不出啥滋味。大家的眼睛都瞪着我，趕我小心在意地把電門開了，嚇，機器一轉，真算做臉，銅綫叫桃

形輪帶的就像一條蛇似的，不緊不慢的往捲綫機上纏，一會就纏完了一軸。這時候，大夥比我還樂，啪啪地直拍巴掌，有的說：「真好，機器自個兒幹活啦！」有的工友用手很稀罕的摸着鋼綫說：「這機器纏的比手擺的都勻，像鏡面似的！」工會主席一手就把我拽住了，緊緊抓住我的手說：「老葉，你的創造成功了！好極了，繼續加把子勁，更多的創造吧！」大家又是一陣子拍巴掌。



工會主席一手就把我拽住了，緊緊抓住我的手說：「老葉，你的創造成功了！好極了，繼續加把子勁，更多的創造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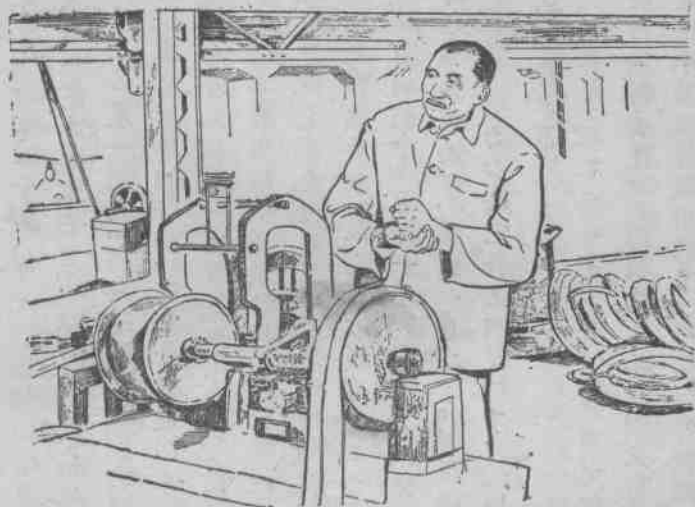
不想啥事沒有，要想事兒就多了

捲綫機改成了自動的，可是綫架子還是木頭的，挺大眼，一纏起綫亂跳，一時不用腳踩住它，就拐帶得捲出來的綫不勻。我就想：開了歸齊也不省人力啊！我就琢磨弄個多頭螺絲，在裏邊安個軸，軸上安上銅瓦，把架子改了。弄好了一試，捲綫機怎走，它怎走，一點也不攏了。把綫上好，人在小凳子上坐，就可以看着它自個纏綫。到這時候，這部捲綫機才真叫自動的了。

過了幾天，我還是不放心，就抽了個空看機器去。可好，剛一進門，工友就嚷：「梁師傅快來吧，你看，挺好個機器又出毛病了——綫一亂，不等人到機器半拉綫就斷了，咋辦呢？」我一聽就笑了，不由的說：「要叫綫不斷，除非機器上長個心，它自個想站就站下，那就好了！」我這是說笑話。可是過後一想不行，一定得想辦法，要不淨出斷綫，打的繩就不夠尺寸，該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啊！打這，心裏又添上了這一椿事，整天吃飯，睡夢都惦記它。有一天下午晚騎車往家走，一邊走一邊想，想的正入神，一個不小心，把車騎到溝

裏去了，嚙咚一下子，連人帶車摔個實惠的。這一摔不要緊，倒把我摔明白了，原來是想起車子上的踩閘了，假如把機器上也安上個這玩藝兒，不也就行了？心裏一開竅，高興透了，也顧不得摔的疼不疼，騎上車就往家跑。到家又把車閘看了個仔細，就動手畫起圖來。真是的，心裏一亮堂，道兒就多了，畫着畫着又想起一個事兒來：過去在廠子常看見離合器，如果要安上它，是不是比車閘還強呢？核計好，就把圖改了，又仿照離合器畫了一張圖。這個玩藝兒說起來也挺簡單，只用兩塊鐵板、三塊皮子，再加上一個外套，使喚時候用絲扣調整就行了。比方綫有十五公斤力量，到十三公斤的時候，就能叫綫輪自個站下。這樣一來，綫剛一亂，捲綫機就不幹活了。誰能想到，原來總尋思沒法辦的事，現在也弄成了。過後我和大夥開玩笑說：「捲綫機不長心，不要緊，咱的心給它長上個就行了！」因為它能叫機器站下，大夥就管它叫「自動停車器」。

真是，要不想啥事沒有，要想事兒就多了。有一天我又高高興興的跑到那看機器去了。一回頭看見工友們正用搗綫機搗短綫呢。一打聽工友，才知道下來的短綫沒用場了。我想：叫機器下來這老多短綫，該是多麼大浪費



把這些看到心裏，就又犯核計了：領導不是常說機械化就是為改善勞動條件，提高生產嗎？

呀！又一看，工友看機器比從前安閒得多，坐着就把活幹了；忽然就想到，過去是一個人看一台機器，現在還是一個人一台機器，一點也沒有節省人工。把這些看到心裏，就又犯核計了：領導不是常說機械化就是為改善勞動條件，提高生產嗎？照這樣，就應該想法叫一個人能多看幾台機器，叫機器纏出的線正够打繩，別剩短線。起頭，打算在捲線機上安個錶，可是又一想：安錶也不行，錶還得用人看着。這

工夫我又轉過念來，往綫上打主意了，因為不知道打繩用多長鋼綫，就跑去找二工段長趙永勝去，跟他把打一百、二百、五百、一千到兩千米繩，各用多長的綫，打聽了一番，晚上回家就又加又除的算開了。算完了得出個數是：打一米繩，用一米一十八的綫就够。接着就想到，有數就好辦，綫一纏够數，就能叫它自個兒切斷。按這個道理，我就琢磨了一個機器：先在鋼架子和軸輪中間安個架子，裏頭安個螺絲輪，輪軸上放的是二十個牙的牙輪，安上鋼刀，鋼綫從這個架子下邊過，趕螺絲輪轉一圈，鋼綫正好纏過去一米一十八的數，鋼刀卡嗒一下就把綫切斷。

機器做好一試，打出的繩還剩點綫。我就又去二工段實際考查，把用綫數又改了一次，就是打一米繩，用不了一米一十八的綫，只用一米一十三就够。為了叫機器和尺寸輪，在綫切斷的時候一塊站下，我又攔了個開，這一來，機器就能照計算的長短，自個兒切綫，大夥都歡喜得管它叫做：自動米數切斷機。

自動米數切斷機跟捲綫機一配合，捲綫、停車、切斷就都不用人了，都自動的幹了，這回可就能一個工友照看四、五台機器，也不費難了。

創造世界的實際力量

自動米數切斷機創造成功了，工友們見我就稱讚，跟我幹活的兩個徒工樂的直蹦高，都說：「老票頭真不白活，人家這手藝人才叫有兩下子呢！」叫大夥這麼一捧，我也說不上怎麼高興好了，心裏就像在悶熱的屋子裏開了扇窗戶那麼痛快！

這一痛快，事兒可就多了，卸線的，推車的工友們都找上門來了，這個說：「票師傅，你也給咱們想想辦法吧！咱們把一百多公斤的鋼綫往胸脯子上一抱，燙的火辣辣的。」那個說：「票師傅，咱們推車的要『自動』該多好！現在可累了，車上連滾珠都沒有，推起車來喘氣都費勁兒。」哎呀！我一聽大夥這麼看得起我，不是要我的好照嗎？光改那兩件機器，我就費了牛大勁，還叫我改別的，我的本錢在哪呢！又一想，工友們做活那樣困難，不幫他們解決對嗎？

工友們把自個兒的希望提出來，又幹活去了。我當時雖然沒吱一聲，可